

博爱书系·北村文集

愤怒

Fen Nu

北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博爱书系·北村文集

愤 怒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北村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11

(北村文集)

ISBN 978-7-5426-3174-9

I. 愤…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7910号

愤 怒

作 者: 北 村

责任编辑: 戴 俊

策划编辑: 董保军 张天罡

特约编辑: 蔡荣建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3

ISBN 978-7-5426-3174-9/I · 453

定价: 20.00元

文学的“假死”与“复活”

北 村

若干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学是否会死亡的电视辩论中称：文学不可能死亡，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灭亡。那是一次无法展开和深入的辩论。今天重拾话题，我要说的是：文学的载体和宿主已经死亡，文学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越来越少的人阅读纸媒体上的文学，人们只关心诺贝尔奖的奖金是否用于作家还债；读者大量吞咽动漫，海量汲取资讯垃圾，是浏览，而非阅读；网民在网上“集体”创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狂欢后都陷于更深的孤独。文学真的边缘化了，这是世界性的困境。试想，一个连信仰都不再尊崇的人类，还会相信文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死了”。人们不再相信统一的知识，也不再用统一的价值来解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割裂，显现出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断案，仿佛延展无限可能，实际上尊崇的是偶然法则。如此，便无法整合世界的图像，人就碎片化了。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卡夫卡关于“人是甲虫”的宣告开始，文学就开始陷入无力，因为人再没有信心指证和呈现真实，一只

甲虫是无法了解人的世界的。接下来除了有三次典型的垂死挣扎：海明威斗鱼的幻觉、福克纳的“苦熬”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至此，文学正式终结为一个神话，意味着它不再干预人类、而成了与人类无关的聒噪。英语的荣耀和力量永远地失去了，只有以拉什迪等殖民化语境的英语创作来试图恢复这种光荣记忆。文学成了文物，或者影视改编的母本。文学如果真的死了，那么，继续创作和阅读的意义在哪里？

十几年前，一些出版商陆续开始找我出版个人文集，我一一婉拒。我觉得那时出版文集就是将我送入坟墓。今天我突然同意出版文集，因为境遇变了，我要借着这一次的总结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的读者：文学到了什么关头。我的创作开始于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复兴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世界性的文学已经式微的时候，中国却出现诗意盎然的理想主义黄金时期，是一种特殊错位。我作为所谓中国先锋作家之一登上文坛时，以一批“者说系列”加入了这场文本狂欢，代表性的作品如《聒噪者说》，它描述了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西方正在经历的所谓“异化”体验，我只是在文本上体验，但这部小说却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描述了今天我身处的境遇——语言无法叙述真相，所以失去了前途。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语言即历史，文学即预言。但这场狂欢难以为继，进入90年代，我被自己描述的这种无意义的聒噪彻底淹没和解构，以至于几年写不出一个字来，完全失语。直到1992年我进入信仰，才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来描述我的存在，一种狂喜直接导致了《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和《张生的婚姻》等作品的问世，它们用一种从信仰而来的神圣光辉穿透世道人心，我第一次进入了人性内部观察它的纠结和挣扎，我相信人是无法仅凭着有

限的人性能够洞察另一种人性的，好比有两个茶杯放在桌上，让一个杯子说明另一个杯子是荒谬的，除非造它的人愿意告诉它。随着信仰道路的艰难挺进，我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在超越性力量介入时，会呈现同样复杂的过程和难度，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以手写我心的话，他必须首先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有一种个人史，才能描述人性在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度，而信心又不因此被摧垮。这个时期我的代表作品是《周渔的喊叫》，日后改编为电影《周渔的火车》，已经基本脱离小说的本义。这个时期的我正在信心道路上接受试炼，所以周渔的精神困境被放大了。我意识到这种试炼几乎影响到我的信心，于是我创作了《望着你》这样的纯爱小说来安慰自己，但几乎同时我又写了《玻璃》这样描绘个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巨大困难的小说来否定《望着你》。我是多么矛盾！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可能只是一个器皿，我的个人如果不再以光和盐的方式存在于世界，我的所有追问和纠结不但没有意义，还会被心思缠绕以至于陷入黑暗，最后令我信心陷落。这次转向直接导致了《公路上的灵魂》、《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写作。我现在确信，我是一个器皿，有生命的管道，我用我的信心而非聪明和才智解释我面对的世界。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近三十年的创作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的小说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个人体验，所以，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

好了，现在我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时，当我雄心勃勃有了足够的准备要写我的个人“巨著”时，世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不再

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人们沉溺于上网浏览、动漫游戏和廉价剧集，读文时代结束了，读图时代开始了，技术时代的所有特征——呈现。这是真的吗？人们似乎对文字厌倦了，语言的美感不再是一种魅力，反而是一种伪饰，生活的无趣化使奇迹不再有，所以人们只能接受神奇的文本（如高科技大片和玄幻小说）试图敲醒昏昏欲睡的神经，以描述真实生活经验和心灵的文学就此死亡。这是真的吗？我的朋友朱大可一度有这样一个观点：通俗文学占有空间，传统文学占有时间，现在他和我都认为，甚至传统文学连时间都无法占用，文学已万劫不复地消逝了。可这是真的吗？我不相信。因为文学若真的死亡，人类的末日就来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后来朱大可修正了这个观点：文学并没有死亡，只是“蝶化”了，死亡的只是它的载体，它正在寻找新的寄主。我部分同意他的观点。文学是一个幽灵，在人类的第一个时期，它的寄主是说唱和吟诵。第二个时期是书写和阅读，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小说艺术19世纪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发展到了顶峰，然后开始衰退，整个现代主义就是见证过程和解构过程，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伟大小说的原因。第三个时期就在今天，文学进入了“看”的时代，文学会藏匿于各种新的媒介之中，就像甲流病毒一样，与宿主共存，继续显示它的存在和力量。成功的范例如电影《魔戒》。但我对此质疑的是：神奇的话语方式，能否准确叙述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是否消解真实？真实若不存在，力量在哪里？是否只存有震惊效应？所以我的结论是：文学不会死亡，“蝶化”写作和安静的传统写作会长期共存，后者面临失去读者的危机，但坚持的作家只为自己的见证而写，今后的写作都是面对祭坛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写作，它成为了一种心证，是向信仰交代的。这就预示：今后的作

家若没有信仰是绝对写不下去的，即使写下去，也终会淹没在自己黑暗的自言自语中。当然同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一批智慧的读者，坚持读真正的安静的文学，他们不再仅仅是读者，他们也是作者，将和作家一起见证这个转变的时代的心灵镜像并创造新的历史。事实上多媒体和网络的运用并没有使人性提升，除了有限的资讯优势，更大的病症被显示出来：人们被淹没在资讯大海中变得无力、渺小和无所适从，失去了选择的依据；图像的单一性抑制人的想象力使人逐渐愚钝甚至白痴化；因为无法获得心灵帮助而愈发空虚，虚拟世界使人无法分辨真实而变得冷漠，情绪就走向颓废；碎片化让人无法整合统一的知识从而放弃终极价值，意志于是消沉；人可以在网络通达世界任何地方，人却更加孤独，因为一切都是虚拟的。

因此，最后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就是能有效抵抗孤独的“最后的贵族”。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发生变化，他们只相信内心所显示的真实，正如典籍中所说的：信，是一切所盼望之事的实质，是尚未到来之事的确据。他们是靠“相信”而非“眼见”判断真实和未来，这是真正的浪漫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的本质。他们和作家共同创造真正的“奇迹”，而不是“奇人异事”。所以，文学并没有死亡，它只是“假死”，它在这样的作家和读者合谋下“复活”了。我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人写作和预备的。相信文学，相信语言，因为只有语言，是意味深长的。

是为序。

2009年12月11日于北京高远居

目 录

001	爱 情
011	乡 村
023	城 市
034	心 脏
046	消 失
059	泥 土
070	盗 窃
079	逃 亡
089	女 儿
100	警 察
110	笑 容
120	回 家
131	监 禁
142	审 讯
153	演 说
165	顺 服
176	判 决
187	天 堂

爱 情

早上八点，黄城县副县长陈佐松准时上班。他推开窗户，堆积在小城上空的黑云阴郁不散，仿佛一只巨大的墨鱼在持续而缓慢地喷发黑色之物。这就是黄城的特色，天气不好，这是众多来过黄城的人说的，然而他们又无法作出更多的指责，这种积压的乌云持续不散，但也不会马上聚集成雨，所以你抓不到证据。那种类似雾一样的东西在小城上空飘来荡去，你若认定它是雾，空气中又缺乏应有的湿度，多数人明显地感到了干燥的空气对喉咙的伤害，必须不停地喝水。眼下陈佐松就是这样，他灌下一大杯昨天下班前留下的冷开水（据说这对身体很有好处），一股凉意立即从他的身体各处四散，好像他的士兵奉命迅速地到达指定位置。

陈佐松的书架上摆着一张他和李百义的合影。照片中的那个人是他的密友，也是他烦恼的根源。李百义长相清瘦，或者说清癯更准确一些，就是人们常说的苦瓜脸。如果缺乏有关家财万贯的李百义作为黄城最著名慈善家的佐证，你会相信这就是一张乞丐脸。他眉宇间有

一种突起，就是两撇眉毛距离较近，这常被作为固执的象征，事实上就是这样。作为陈佐松的好友，李百义经常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留下难处给陈佐松处理。但人们找不到证据指责李百义，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他把近一千万财产全部投入黄城的慈善事业，自己却穿着一件衬里会往外翻的破西装。

今年六月，李百义作为一位党外人士被提拔为副县长，获得全票通过，和陈佐松平起平坐。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到任，这并不是由于李百义有淡泊官场一说，事实上当官对于李百义的吸引力不在于名利，乃在于他有一个宿愿，在用自己的钱做好事之后，他需要权力继续这一事业。这也是一种猜测的说法。

但三个月过去，李百义不但没有到位，而且从黄城神秘地消失了，谁也找不到他。李百义没有老婆，他的养女李好也找不到父亲。县委书记责成陈佐松迅速找到他，但他一无所获。陈佐松产生一种类似妒忌的愤怒，作为李百义最好的朋友，居然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是很丢面子的。

终于有消息慢慢传入陈佐松耳中，这是迄今为止黄城第一次有对李百义不利的传闻。有关这个著名慈善家和女儿乱伦的谣言轻手轻脚地四下游走。如果这个传闻的制造者来自于李百义的对立面，为了阻挠他的就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李百义的善举全城皆知，几乎找不到任何微小的证据表明他的人格破绽。甚至当时他的副县长竞争对手听说战胜自己的是李百义，也心服口服，他还投过李百义一票。

李好是李百义九年前在黄城办孤儿院时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后来就和他一起生活。陈佐松不相信传闻，但李百义的确神秘地消失了，好像为谣言佐证一样，陈佐松甚至没有机会来为李百义洗刷污名。

陈佐松打通了李好的电话。李好在县电视台当主播，她的声音在

那一头显得有些疲惫。让陈佐松震惊的是，对于传闻李好支吾其词，似乎一切现象都在慢慢指向那个可疑的结论。陈佐松表示他非常急切地要和她见一面，李好没有反对。

陈佐松来到楼下，天边的乌云迅速聚集，他感到了它的重量。空气终于潮湿起来，这是一种要下雨的征兆。街上有人轻声议论，因为这是久违的雨季，难免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陈佐松张开嘴，沉重而潮润的空气滑过嘴唇，真是可以喝了。

陈佐松赶到咖啡厅时，雨终于落下来了。这次的雨点特别奇怪，大得像手指头一样，敲打着人们的脸。副县长约一个年轻姑娘在一个咖啡厅见面在一个小县城是很奇怪的，若不是为了特殊的私事，陈佐松不会这么干。他既不想把李好约到办公室，也不想到李好家。所以，陈佐松约她到一家亲戚开的咖啡厅见面。

咖啡厅里没有人，显得空寂。李好比陈佐松晚到一分钟，她的美貌原本在陈佐松眼中从小看大，习以为常，但现在看来有一种刺眼。事实上陈佐松是干部中难得的性情中人，他看多了官场腐败，唯我独清之法就是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李百义是不二人选。如果连李百义也持守不住，他就非常绝望。所以他在干部扩大会上公然说，我的清白是有证据的，因为我跟李百义在一起。如果有一天李百义出事，我也出事，李百义今天倒，我明天就跟着受贿拿钱。我们是捆在一根线上的蚂蚱。现在，李百义的谣言出现，陈佐松感到的不仅是失望，好像痛苦的成分更多一些。

李好神情疲惫。她叫了一声陈叔，额上打了一点雨水，一绺头发耷在那里，使她显得更加动人。陈佐松这才发现李好其实是长得非常美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现在李百义似乎要出事，他也跟着

心动。被这样一位养女吸引，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陈佐松觉得有一种可怕的神秘力量，开始左右他和李百义的命运。

李好显然猜到了陈佐松约她的原因。她用手巾纸擦着额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佐松心中已知大概，失望侵上他的脸。他说，你们，你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李好为父亲辩解，这不关他的事。

陈佐松说，这怎么会不关他的事呢？他现在差不多要垮了。在上任之前，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她说，事实不是那样。

那事实是什么？

我们没发生什么。父亲也没有任何行为违背道德，他是被我吓跑了。李好说，是我爱上了他。

律师出身的陈佐松善于推测事物的各种可能性，现在他还有执业律师的资格，但他居然没有想到这个。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推测：一个十一岁的养女长大后，由于感恩突然爱上了父亲。这不是很难理解的，再说了，这个父亲比谁都可爱。

陈佐松半天没说出话来。是这样……他望着李好，可她的脸上没有开玩笑的意味。

你向他表达过了吗？他问她。

李好点点头。这时外边的雨越下越大，天空中碾过沉闷暗哑的雷声，像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过境。李好望着雨，突然流下眼泪来，陈佐松心中震动。从她的表情陈佐松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二十岁女子脸上的爱情，那是一种像外面的雷声一样郁积了十年，现在终于缓慢爆发的东西。奇怪的只是这种爱情是对父亲的，从父爱渐渐转变成情爱。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陈佐松极力从记忆中搜索它的边界。

天上的雨终于变成了倾倒。由于过于猛烈的雨水，空中织起了雾状的烟。有人在街上狂奔，都是些年轻人，对这场久违的暴雨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狂喜。李好回忆的声音被掩盖在风雨声中，但陈佐松能听到整个事情的脉络：所有的秘密都起因于李好爱上了父亲，而且据她所说这种感情实际上从她上中学时就开始产生，但李百义浑然不觉。他对女儿的爱几乎到了可称为溺爱的程度。有一次李好要吃樱桃，李百义骑了一个小时单车到乡下果园为她买来。大约就是这种爱，现在换来了女儿的爱情吧。因为亲情似乎已经不够承载它了。陈佐松想。

李好把爱埋在心底。现在陈佐松回忆起生活点滴，李好对父亲的爱就浮现出来，只是他过去一直把这种感情看成是养女对慈父的感情回报而已。但他仍然对这个冒失的丫头带来的麻烦感到恼火。

他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就是想到了，也不该做，就是做了，也要把它捂起来，好了，现在满城风雨。

我觉得我没做错。李好说。

这句话把陈佐松气坏了。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爱没有过错的陈词滥调。他站起来对李好吼了半天，从李百义如何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如何将一生投入慈善事业，可是她把他的一世清名毁了。李好吃惊地瞪着眼睛注视陈佐松，她从来没见过这个熟悉的人如此光火。

你现在赶紧找到你父亲，跟他说清楚。陈佐松起身道，说他还是你的好爸爸。别的事我来处理。

李百义出现于五天之后。这五天突然变天，持续的雨水把人的心都浇透了。黑水上游传来洪灾的消息。李百义的行踪如果是和洪灾一起出现的，那就是最可靠的了。在黄城，灾害和李百义几乎是一个同义词。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李百义。

陈佐松穿着雨衣，在堤坝上熬了一夜。由于洪水突然来临，加上人们对久旱逢甘霖的兴奋超越了对持续下雨可能带来危险的警惕，几乎没有做抗洪的任何准备，直到这雨像眼泪一样下个不停，河水越过了堤坝，人们才开始觉得诧异。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像蚂蚁一样爬在河堤上也无济于事了，他们来不及把土装进沙包，在进沙包之前它们已经被风雨打成泥浆。防洪人员只好动用砂石场的砂石。

陈佐松脸上散发出一种绝望的气息，那是对老天的埋怨。这么大的洪水发于一个久旱的地区，这是一种捉弄。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对老天有所亏欠，是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的。陈佐松的内衣湿透了，就像穿了一身冰盔甲。他对阻挡挖运砂石的砂石场老板大发雷霆，威胁要关闭他的砂石场。那家伙老实了。

陈佐松骂骂咧咧，心中不平，他是黄城干部中最苦命的一个，只要灾难出现，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这是他的职责。另一个出现的人是李百义。所以他们是一对。但李百义有荣誉，他没有，反而可能因为微小疏忽受到指责。在一次重大车祸中，本来没死人，但其中有一个患心脏病的老人在送医途中心肌梗塞死亡，书记把陈佐松骂了半个钟头，好像那个人的心肌梗塞是陈佐松策划的。这种指责让陈佐松愤怒到了极点，但李百义使他恢复平静。

他告诉陈佐松，人是不可能为了取信于别人而行善的，因为人有缺陷。一个有缺陷的人不可能要求另一个人达到完美，并非他没有这样的权力，而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不知道完美是什么。

陈佐松觉得李百义这个道理很深刻，也暂时平复了内心愤怒。陈佐松只服从一个人，就是李百义。在他看来，只有李百义是那种看上去几乎没有缺点的人，只有李百义有权力指责他。这几年陈佐松完全是靠和李百义的友谊支撑着工作，他对副县长这个倒霉差事厌烦透

了，成天想着回去当律师。

直到李百义居然有一天选上了副县长，陈佐松感到希望重新来临。在他看来，完全有可能因为李百义的加入，使副县长这个工作变得有趣和有意义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李百义乱伦的谣言。现在，陈佐松孤独地在堤坝上走来走去，嘴里咒骂，心潮难平。他即使相信李好的话，李百义完全无辜，谣言也是长脚的，等到真相大白，李百义也已经毁了。但他相信一条道理：好人并没有好报。好人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好的报应让人期待，而是因为有信仰。李百义就是这样。

陈佐松一边指挥抢险，一边脑子却是乱糟糟的。他到处找李百义，问他来了没有。两个钟头后他在洪口管涌处重新见到李百义，是在他奄奄一息即将毙命的时候。有人到他面前大喊大叫，说出事了，出事了。他听到报告说李百义在雨后的第一天黄昏就来到石湾豁口，他会看天象，看出这雨要到半个月后才会止住。一切果然如李百义预言。但之前并没相信他的话，谣言缠身的李百义的权威正在消失。所以没来得及做抗洪的准备，洪水就来临了。只有李百义自己带着他的工人在最危险的石湾一带筑了防洪堤，别处则门户大开。大水淹进城里，蛇从各处钻出来，人们才恍然大悟。

李百义在现场苦战了几昼夜，陈佐松听到了他的消息，但一直没见着。等到他见到李百义时，这个家伙已经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不断地大口大口呕吐。这是食物中毒的症状。洪水使谷子发芽，他误吃了带毒的谷种，所以中毒了。

陈佐松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他深知李百义的本性：左手大把出钱救济穷人，右手对自己却像对待长工一样无比苛刻，到了近乎自虐的程度。所以这个人吃有毒的谷种是活该。

陈佐松握着他的手，可是李百义还在吐，好像连胆汁都吐出来了。陈佐松大声咒骂：你这个糊涂虫，你又不是乌鸦，吃谷种干什么！

李百义迷迷糊糊地说：……你放心，我命比石头还硬。陈佐松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李百义什么苦都受过，所以什么都不怕。

他被抬上汽车时又对陈佐松说，放心，车都轧不死我，鬼都怕我……

陈佐松说，我也怕你……你给我好好治，好好活着，我还有话要问你。

李百义送走了，陈佐松回到现场继续指挥。现在他有干劲了，就是李百义给的干劲。李百义是陈佐松的精神源泉。

李百义在一天一夜之后醒来。

苏醒之前，李好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当她在急诊室第一次看见李百义昏迷不醒的时候，几乎要晕厥过去。她扑在父亲身上，叫着爸爸。

这是一种夹杂着父爱的情爱呢，还是一种夹杂着情爱的父爱，或者说两者是一回事？在一个感恩的年轻姑娘心中，突然升起的爱已经从感恩转变成另一种坚韧不拔的情感，总归是对一个男人的爱吧。

李好不停地抚摸李百义的脸，理他的头发，伤心欲绝，使得医生无法实施抢救。李好看到一幅画面：李百义正在远去，向她招手……医生和护士好不容易把她劝开，安顿在急诊室外。医院里的人开始相信那个游荡在城里的传闻，眼前这个姑娘在肆无忌惮地表达感情，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只是情感丰富的女儿的单相思。

几个小时过后，李百义仍然昏迷。李好几乎要疯了。她不停地跟